

中国文学史知识丛书

苏 洵



金 国 永 著

中 华 书 局

中国文学史知识丛书

苏 洵

金 国 永 著

中 华 书 局

1984年·北京

中国文学史知识丛书

苏 洵

金 国 永 著

中 华 书 局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石景山区中华书局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1/32·3 1/2 印张·69千字

1984 年 1 月第 1 版 1984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01—23,700 册

统一书号: 10018·546 定价: 0.29元

目 录

第一章 苏洵的生平

孕育隽秀之才的良好环境·····	1
少不喜学和游荡不学·····	8
年二十七后的发愤苦读·····	15
在家创作和名动京师·····	25
拒绝诏试和上书求官·····	43
赍志而死·····	55

第二章 苏洵的文章

思想内容上“务一出己见”·····	61
论辩文的风格和艺术手法·····	78
书说、杂记、诗歌及其他·····	88
构成苏氏家学的文学主张·····	95
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103

第一章 苏洵的生平

孕育隼秀之才的良好环境

九百多年前的我国北宋中期，在四川眉山县城内的一个“有山田一顷，非凶岁可以无饥，力耕而节用，亦足以自老”的家庭里，^①出了一个名叫苏洵的大文学家。历代都有人推崇他的文章，有的甚至说那是唐以后最佳的议论文。

苏洵字明允，生于北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卒于英宗治平三年(1066)，享年五十八岁。他的两个儿子苏轼和苏辙，古文都写得很好。苏氏父子三人，都可以说是当时第一流的大文豪，人称“三苏”，洵为老苏，又号老泉(也有人说苏轼别号老泉山人，误植于苏洵，遂将苏洵称为苏老泉)。后来人们把苏氏父子与唐朝的韩愈、柳宗元以及同时代的欧阳修、王安石、曾巩并列为“唐宋八大家”。

唐宋是我国历史上继先秦以后的又一次文化繁荣时期，尤其是宋代。论我国的优秀传统文化，除了先秦，文学首推“唐宋”，绘画首推“宋元”，史学、哲学和天文历数等自然科学首推“汉宋”——都得数到宋代。

谈到唐宋文学，一是唐宋散文，一是唐诗宋词，都是瑰丽

^① 苏洵《上田枢密书》。

多姿，登峰造极。各体文学蓬勃发展，当然主要是由当时封建经济极为繁荣，工商业空前兴旺促成的；其次，朝廷在文化、教育上采取了一些比较开明的政策和措施，在学术、宗教上兼收并蓄，也产生了积极效果；再次，外来文化的大量输入，如佛经的大量翻译，西域的景教、袄教、摩尼教和伊斯兰教的传入，以及域外音乐的引进等也不无影响。从文学本身的发展看，从初唐到北宋发生过一次有积极深远影响的以文体、文风革新为主要内容的古文运动。上面所说的“唐宋八大家”，就是这次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他们的古文都写得很好，苏洵尤以论说文见长。如果拿苏洵的古文和在他以前的名家比较，可以和先秦的荀子、韩非，西汉的司马迁、贾谊，唐朝的韩愈等比肩并列，而互有短长。如果和同时代的名家比较，则苏洵的政论比于王安石，史论比于司马光，文论比于欧阳修，也毫不逊色。苏洵的两个儿子的古文也各有特色，苏轼以驰骋变化著称，苏辙以明畅爽朗见长，他们都说是以父为师。苏辙的才气不及其父兄。苏轼文章为历代许多学者所宗师，视为典范；但从格调的高古、语言的凝练看，也不及他的父亲。这当然是就论说文讲的。苏轼是我国历史上少有的文学巨匠，他除了论说文外，记事文、小品文、诗、词、赋等各方面的造诣都很高，文学理论也颇具特色，对后世的影响远比苏洵为大。自北宋以后，历南宋、元、明、清八九百年，作者们竭力模仿唐宋古文，而创作上的成就，大多望尘莫及，就是明代归有光，清代方苞、姚鼐等少数大家，也是难与比肩的。

除了论说文，苏洵的文学理论也有突出成就，在我国文学批评史上占有不容忽视的地位。

苏洵祖籍赵州栾城（今河北栾城县），所以苏洵父子的文章中常自称赵郡苏氏或栾城苏氏，苏辙还把他的文集取名《栾城集》。他们迁到四川来，是因为颇有文名的远祖苏味道，在武则天执政时曾任凤阁侍郎，因获罪贬官眉州，有一个儿子在此定居下来。到苏洵已有二百多年了。

眉州被当时朝廷视为西陲边鄙之地，是由成都去嘉州（今四川乐山市）的中点，岷江由北向南横贯全境。境内山丘起伏，溪流纵横，水清山秀，物产富饶。与眉山东北角接邻的川西平原，沃野千里，历代朝廷都把它作为重要的财源基地，一直派重臣镇守。作为四川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成都就坐落在这里。在眉山西面的岷峨山脉，有号称天下名山的峨嵋、青城，自古以来就是逸士隐居、骚人题咏的胜地，历代省籍或来省寓居宦游的外籍文人学士，都要游览登临，以开阔胸襟，增长见识。眉州这个地方，的确具有孕育隽秀之才的良好环境。

文学艺术和其他所有社会上层建筑一样，是历史的产物，不同的文学流派和艺术手法，和其所产生的时代息息相关。但就某一文学家的成长而言，除了时代的因素外，文学传统的影响也不可忽视。作为生长在蜀的“三苏”，接受蜀学传统影响自不待言。他们解经有其独立观点，为文有其独特风格，号称苏氏家学，随后又由此形成新的蜀学。他们和以著名的理学家程颢、程颐兄弟为中心的洛学相对立，各自组成坚强壁垒，对北宋及后来的文学史、思想史产生深刻影响。故有必要在此对蜀学作简略介绍。

西汉景帝时有个任蜀郡太守的文翁，选派一些有培养前途的人去长安留学，学成归来兴办学校，蔚为风气，在两汉相

继出现了司马相如、扬雄、王褒、任安等学问家。由于四川通向中原的交通很困难，比之当时文化发达的齐鲁和后起的吴越等地，受中原文化的影响，相对说来要小一些，故能自成系统，历代相传，这就是所谓的蜀学。它发端于解释经义，故其文风的主要特点是朴质淳正。这就容易理解为什么四川在汉朝文盛一代以后，到了六朝又突然沉寂，几乎找不到一个全国知名的文学家。正因为六朝崇尚浮艳绮丽的文辞，骈文风靡，四川的学者是跟不上步，合不上拍的。到了六朝末期，才出现一个博学多才的何妥，他虽然也有文集十卷传世，但毕生精力似乎都用到注疏先秦典籍和收集整理古乐上去了，是个真正醉心于复古的人物。可见南北朝的蜀学还保留着两汉的格调。从初唐开始的以复古为号召的诗歌和古文革新运动，因和蜀学传统相近，自然容易使四川学子在我国文坛上重新活跃起来，前有陈子昂给六朝的形式主义文风以当头痛击，斥责“齐梁间诗，采丽竞繁，而兴寄都绝”；^①李白奇才超逸，继踵其后，自谓“将复古道，非我而谁”。^②中唐以后，四川虽未出现全国第一流名家，但也有朱湾、雍陶等人，诗体幽远，兴致洪深，比起南北朝的沉寂，大不相同了。

晚唐五代，政治黑暗，战火纷飞，形式主义文风又风靡一时，四川出现了以描写妇女为主要题材的浮艳淫靡的花间词，但其影响基本上没有超出成都府的范围。这是因为，那时割据四川的前后蜀王王建、孟知祥都不是蜀人，他们重用的大臣也多是避乱寓蜀的外籍人士，如像曾任宰相、为《花间集》代表

① 陈子昂《陈伯玉文集·与东方左史纠修竹篇叙》。

② 孟棻《本事诗》。

人物的韦庄。四川本籍人其实是受着排挤的，除了少数人曾在前、后蜀的小朝廷里充当幕僚清客外，许多不愿屈己奉迎的士人，大都退居山野，过着隐士般的生活。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仁宗天圣年间(1024—1032)。苏洵、苏轼对此都有记载，苏洵在《族谱后录下篇》中说：“自唐之衰，其贤人皆隐于山泽之间，以避五代之乱。”后来宋太祖赵匡胤统一了天下，“然其子孙犹不忍去其父祖之故(土)，以出仕于天下，是以虽有美才而莫显于世”。苏轼在《眉州远景楼记》中说得更具体，他说，北宋初的科举仍用文辞声律取士，所以在仁宗天圣以前，士人仍然承袭五代的艳冶文风，只有四川的士人不受其影响，坚持着“通经学古，以西汉文词为宗师”的传统，“方是时，四方指以为迂阔。”所谓迂阔，就是说跟不上当时的潮流。

从苏洵父子的这些记载，不仅透露了何以他的上三世“皆不显”的一些消息，更重要的是，还使我们找到了何以苏洵青年时代那么厌恶“章句、名数、声律”之学，后来又那么发愤地攻读先秦和汉唐古文的一个重要根源。

上面我们简略介绍了苏洵生长的地理和历史环境，下面我们继续介绍他的家庭环境。

苏洵的高祖斩，以侠气闻于乡里。曾祖祐，以才干精敏见称。祖杲，很会理财，家庭经济比较富裕。他不愿多置田产，而用余财施舍穷人，但又尽量不让人知道他做好事。他说，钱多了不施舍怕别人要谋我的财，施舍让人知道怕别人以为我好名。因此，他很受乡邻的爱敬。到他死时，他家里的田产不满二顷。苏洵的父亲名序字仲先，母亲史氏。苏序也是一个通达世情，轻财好义的人，性格豪爽，不拘小节。据苏洵《族谱

后录下篇》记载，苏序“性简易，无威仪，薄于为己而厚于为人，与人交，无贵贱，皆得其欢心”。不管是士大夫还是田父野老，他都“曲躬尽敬”，一视同仁；表面上他什么人都交结相处，但谁好谁坏，他心中明白得很。他的生活很简朴，“出入不乘马”，“敝衣恶食，处之不耻”。族人有事求他，他总是不厌其烦地帮着出主意。遇到灾荒年，他卖田“以济饥者”，等到丰收年，受他拯济的人要买田还他，他说：“吾自有以鬻之，非尔故也。”最后还是不要别人的偿还。所以，他虽然“力为藏退之行，以求不闻于世。然行之既久，则乡人亦多知之，以为古之隐君子莫及也”。他虽“不好读书”，但却能诗，“凡数十年，得数千篇”，举凡国家大事，地方政绩，以及劳动人民的耕种渔猎，在他的诗里都有反映。苏洵说：“观其诗虽不工，然有以知其表里，洞达豁然，伟人也。”可惜这些诗一首都没有保留下来，仅仅根据苏洵的评述，这些诗的风格颇与苏洵诗相似。他们父子诗的风格所以相似；主要原因是他们的思想情操有许多相通之处，苏序落拓不拘、洞达豁然的性格在苏洵身上的影响是相当深刻的。

李廌《师友谈记》中记载苏轼向他谈及苏序的两个情况值得注意。一是苏序对待功名富贵的态度，苏轼说：“祖父名序，甚英伟，才气过人，虽不甚读书而气量甚伟。”表现在苏序经常住在乡间的田庄上，经营种粟，又以稻去换粟，建大仓加以储藏，经过多年储备，历年增加，达到三四千石之多，等到灾荒年，才开仓依秩序拯济族人、外姻、田户、乡曲的缺粮户，使他们免除“凶岁之患”。别人问他为什么一定要拯粟而不用其他粮食，他说：“惟粟性能持久，故日广储以待匱尔。”又围绕自己的宅第种芋魁（俗称芋头），保存起来，等到“野民乏食时，即用

大甑蒸之，罗置门外，恣人取食之，赖以无饥焉。”这是他对于财产的态度。至于功名，当天圣二年(1024)苏序的二子苏涣与眉州官宦巨族程文应之子程浚同榜进士及第，并且都封了官，程文应早就作好准备等待封诰的到来，并劝告苏序：“公何不预为之？”苏序说：“儿子书云，作官器用亦寄来。”当封诰来时，程家庄严隆重地迎接。而苏序却正在郊外与村中老头大饮，“露顶戴一小冠子如指许大，醉中取诰，箕踞读之毕”，并且把苏涣购置随封诰一并送回的外纓、公服、笏、交椅等官物“置一布囊中”，“有余牛肉，亦置一布囊中，令村童荷而归，跨驴入城。城中人闻受诰，或就郊外观之，遇诸途，见荷担二囊，莫不大笑。”程文应后来听到这个情况，也当面讥诮苏序太寒酸了。苏轼说：“惟有识之士识之。”识什么呢？赞赏苏序对待功名富贵非常淡漠嘛。这件事情对作为孙子一代的苏轼影响都这样深刻，几十年后还对人津津乐道，当时对苏洵的影响就可想而知了。这时苏洵已十六岁，当然是亲见其事的。三年后苏洵之废学游荡，以及后来虽已发愤读书，但再试进士不中，又弃功名而就学术，是与苏序对待功名富贵的这种淡漠态度息息相关的。

二是苏序对待鬼神的态度。苏序不仅不迷信鬼神，还在乡里率村仆毁过茅将军庙。上面谈到他对苏涣高中得官的淡漠态度，这是与程文应家和其他一般人的态度比较而言的。其实，苏涣年仅二十四岁就高中进士得官，少年得志，他当父亲的内心又何尝不高兴。李廌《师友谈记》中说，当苏涣返家探亲时，苏序“亲至剑门迎之。至七家岭，忽见一庙甚大。”苏序见门额上写有茅将军庙字样，说：“是神却在此为患耶？”他又

准备率众复毁之，被庙吏哀求和众人劝解，苏序才消了怒气，让这个妖神得以“窃食此土”。苏洵后来在文章中反映出来的不畏天命、不敬鬼神的无神论思想，也是他父亲自幼培养起来的。

苏序共有三子，除涣、洵外，还有一个长子名澹，与其弟涣同举进士，但未中。苏序为他们兄弟三人准备了很好的学习条件：“门前万竿竹，堂上四库书”，^①环境幽静；藏书丰富。为避免影响他们的学习时间和分散精力，他还不让孩子们操持家务。苏序所以这样作，当然是希望他们通过科举入仕，因为在那个时代，这是“三世不显”的苏家子弟立功成名的唯一途径啊。虽然苏序并不热衷于功名利禄，也得尽为父者的一点心意。

眉山自北宋以来，在苏涣和程浚同科进士及第得官前，只有一个人中过进士，故他们高中归来，虽然苏序本人表现出满不在乎的样子，但却有亲友们迎至百里以外，乡人嗟叹，观者塞途，荣耀极了。这盛况自然要激起苏洵的功名欲望。

少不喜学和游荡不学

从保留至今的有关苏洵青少年时代的有限材料看，苏洵“为人聪明，智辩过人”。^②在他的幼年，他的父亲和比他年长的亲戚都很喜欢他。比他大十岁的从表兄石昌言就常到他家里，拿枣栗给他吃，亲热得很。稍长，苏洵开始读书。在那个时代，儿童读书都是从学句读开始，然后学应付科举考试的声

① 苏轼《答任师中家汉公》。

② 曾巩《苏明允哀词》。

律记问，就是文章的声韵规律和《五经》上章句的问答，最后才学作文。不仅刻板枯燥，而且除了作为功名富贵的敲门砖外，幼小的苏洵不可能了解学这些东西有多大用处，自然引不起这个既聪明，又被娇养的幼子的兴趣。但是，正如苏洵后来在《谢相府启》中说的：“洵幼而读书，固有意于从宦”。在《上皇帝书》中说的：“臣本凡才，无路自进，当少年时，亦尝欲侥幸于陛下之科举。”从宦就是当官，科举就是那时读书人要取得功名必须参加的考试。可见只是这种通过攫取功名去当官的欲望才推动苏洵去勉强读书的。而且上文说过，因为受他父亲对功名的淡漠态度的影响，这种欲望又不很强烈。于是，他自然“不遂刻意厉行，以古人自期。而视与己同列者皆不胜己，则遂以为可矣。”^①就是说，学习要求不高，浅尝辄止。当他自认为超过了周围的同辈学子时，就自满自足起来，不进一步努力学习了。这就是所谓的苏洵“少不喜学”，“少不知书。”这是与他二十七岁后发愤读书相对而言的，并不是他青少年时代完全没有学习。现在有的文章用苏洵“少不知书”而终能成材的教训鼓励青年努力自学是好的，但把苏洵说成似乎青少年时根本不学习，不仅不符合历史实事，而且忽视了青少年时期的学习对一个人一生学问事业有所成就的重要性，不免失之片面。

但是，苏洵的确废学游荡了七、八年。他在《送石昌言使北引》中讲了他在幼小时石昌言如何喜欢他后说：“吾后渐长，亦稍知读书，学句读，属对声律，未成而废。昌言闻吾废学，虽不

① 苏洵《上欧阳内翰第一书》。

言，察其意甚恨。”读书为了取得功名当官，功名未遂就废学了，所以喜欢他的石昌言“甚恨”。苏洵是何时开始废学的呢？文章接着说：“后十余年，昌言及第第四人，守官四方不相闻。”石昌言是宝元元年(1038)和司马光同榜进士及第的，倒推十几年，应该说苏洵废学是在二十岁以前。根据苏洵又在《极乐院六菩萨记》中说他在“父母俱存，兄弟妻子备具”的时候，“终日嬉游，不知有生死之悲”，他的废学又应在天圣五年(1027)和程氏夫人结婚以后。这样前后推算，可知苏洵是十九岁开始废学嬉游的。

引起苏洵废学游荡的直接导火线可能是这年他曾参加进士考试落榜所受的刺激。欧阳修《苏明允墓志铭》说他二十七岁大发愤后，“岁余，举进士，再不中”。既称“再不中”，说明在此之前他曾举过进士。而在他发愤读书前的游荡不学中是不可能被举进士的，那就只能是天圣五年朝廷那一次贡举他被举进京的了。按常理，苏洵应是头年下半年被举后入京，次年三月发榜落第，五六月返家。如上所述，苏洵学识虽不深厚，但却自命不凡；才虽疏而志颇大。也就是他自己所说的“其心亦有所不甚自轻”，^①“少时自处不甚卑，以为遇时得位当不鲁莽”。^②此次考场失利，对这位年轻人，自然是当头棒喝，打击太大了。

可惜的是，苏洵并没有通过这次落榜的刺激从自己的学习上总结经验教训，认识到自己的不足，而于落榜归家后发奋苦读。他只是愤愤于当时的考试制度不很合理，自命为“固

① 苏洵《上田枢密书》。

② 苏洵《上韩丞相书》。

有才智奇绝而不能为章句名数声律之学者，又有不幸而不为者。”^①他既不能为，又不屑为，自然只有去游山玩水，浪费掉七、八年宝贵时间。

应该说明的是，苏洵废学游荡的时间是可以肯定的，但废学的原因只是根据欧阳修为他写的墓志铭作的推断。好在对苏洵一生起重要作用的不在他废学的原因，而在于废学这件事的本身及其在废学后游荡的情况。

关于苏洵这段时间的游荡，现有材料说明，他有一批疾恶如仇、豪侠任性的旅游朋友。他在《苏氏族谱亭记》中回忆说：“自吾少时，见有为不义者则众相与疾之，如见怪物焉，慄焉而不宁。其后少衰也，犹相与笑之。”苏洵文章中的少年、少时是包括了整个青壮年时期的，在三十一、二岁前他都统称为“少”。既称“众”，就不会是很少几个人，而是一批，后来苏洵发愤后是谢绝了的，但在他们交游时却相得甚欢，“不知有死生之悲”。^②

苏洵有一首长诗《忆山送人》的第一段，就是写他这几年的游荡情况的。说他“少年喜奇迹，落拓鞍马间”。“山川看不厌，浩然遂忘还”。特别是青城、峨眉这样的天下名山，远远望去就使他入迷：

岷峨最先见，晴光厌西川。

远望未及上，但爱青若鬟。

而当他上山以后：

纵目视天下，爱此宇宙宽。

① 苏洵《广土》。

② 苏洵《极乐院记》。

是何等胸襟，何等气概！诗中写他登临绝顶：

仰面嗟云霞，垂手抚百川。

临风弄襟袖，飘若风中仙。

这种高出人寰，垂手抚地，临风起舞，恍若神仙的思想境界，使他在读书求仕的坎坷道路上失去的东西，在游荡中加倍地得到偿还，从而使他满足了，陶醉了。

但是，在苏洵的性格里，一方面有其父祖辈传下来的嫉恶如仇、任侠固执的因素；另一方面则是积极进取、静以观变。这两者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从表面看，他温文尔雅，沉默寡言。在那个时代，一般比较豪爽的士子，特别是青少年都有点使酒任性，而苏洵却根本不喝酒，当朋友们剧饮大醉，“狂歌叫喧”时，他却可以做到“正襟危坐，终日无言”。^①对苏洵知之不深的人，是很容易把他看为老成持重，把稳行事的人的。

自幼就喜爱苏洵并关心着他的成长的石昌言，就是这样看苏洵的，所以对他的弃学游荡很不理解。苏洵的妻子对他虽则温顺，也了解他的才情，但是担心他会就这样湮没终身，也耿耿不乐。其他的亲邻就更不用说了。

苏洵曾经向欧阳修讲过，他一生中只有他父亲苏序和欧阳修对他最了解，这一点不错。苏序对他的弃学不仅不加责备，而且还表现出对他非常信任和同情。苏序了解，苏洵弃的是声律记问之学，而这是多少年来四川许多有志气、有见地的人，包括他自己也不喜欢学的。在苏序眼里，他的幼子的游

^① 苏洵《祭史彦辅文》。

荡,还可以求得天下之奇闻壮观,以开阔眼界,增长知识,激发志气,这有什么不好,有什么值得责备的呢?所以,当亲友们对苏洵的游荡不学感到担心,对苏序“纵而不问”的态度感到奇怪,去探询苏序时,苏序或者“笑而不答”,^①置之不理;或者说:“非忧其不学者也。”^②用不着担心苏洵的学习;或者不耐烦地顶回去:“非尔所知也!”^③苏洵不是那种需要别人操心他的学习的人,你们不了解!

终苏序的一生,也没有看到苏洵的成名。而且像苏序这种“不学老子而与之合”,^④不求闻名于世的人,是压根儿不会想到苏洵会成为名垂后世的大文学家的。在苏序的心中,很可能把他的爱子培养成象他自己那样就满足了。具体地说,即“外貌虽无所不与,然其中心所以轻重人者甚严”;“质直敦厚,可以重任而无疑”,^⑤也就是有明确的是非观念,为人忠厚老实,能妥善地处理别人委托的一切重要任务。他所以要求于苏洵的不过如此,故对苏洵参加贡举失败后不发愤读书,弃学游荡,不惟纵而不问,反而抱着同情庇护的态度,就不足为怪了。

在特定的历史时代,为父母者重视子女的德操品行,而对子女的功名前途不予强求,这本是无可厚非的。但对像苏洵这样的非凡才华,因青年时代的废学,至少声律之学没有学好,影响到他在诗词歌赋方面的全面发展,这不能不是令人遗憾的事。

① 欧阳修《苏明允墓志铭》。

② 曾巩《苏序墓志铭》。

③ 张方平《文安先生墓表》。

④ 苏洵《族谱后录下篇》。

⑤ 苏洵《族谱后录下篇》。